

以色列建国初期 本－古里安的安全政策^{*}

王 建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如何在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与封锁中保证新生的犹太人国家的安全，成为以色列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最初的和平希望破灭和与大国结盟的设想落空后，随着边境局势的不断恶化，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以色列强硬派推行了强硬的安全政策，从对阿拉伯国家实施激烈的报复政策发展到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的政策。

关键词 以色列 本－古里安 安全政策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7）。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国，阿拉伯国家翌日即向以色列宣战，爆发以色列称为“独立战争”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从1949年1月12日起，在联合国的调解下，埃及、黎巴嫩、外约旦和叙利亚相继同以色列在希腊的罗得岛举行停战谈判，并在2月24日～7月20日间，分别同以色列签署了总停战协定。参战的伊拉克拒绝与以色列进行停战谈判，但保证遵守外约旦与以色列签订的总停战协定。¹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犹太人终于完成建国夙愿，停火协定更是让他们看到了和平的希望，很多人认为停火协定有可能是通往和平解决阿以争端的桥梁，^④迫切希望把停战协定转变为永久性的和平条约。^④然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根本对立的立场使和平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犹太人再次陷入对安全的忧虑中。确保国家安全成为以色列政府的首要任务。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 以色列的安全环境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在着力解

决经济建设和社会整合问题的同时，面临严峻的安全环境。

（一）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与封锁

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世界群情激愤，认为战争的失败是阿拉伯国家政权腐败所致，很多国家陷入社会动荡，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敢于公开与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在阿拉伯国家的当权者们看来，为了政权的生存，决不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媾和，因为媾和就意味着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也就承认了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只要和以色列保持交战状态，战争就没有结束，就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A类）课题“阿以战争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¹ 根据《哈希姆约旦王国和以色列总停战协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伊拉克外交部长已授权哈希姆约旦王国代表团为伊拉克部队进行谈判，并且声明那些部队将予撤出。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85页。

^④ 参见〔英国〕诺亚·卢卡斯著；杜先菊、彭艳译：《以色列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4页。

^④ 参见徐向群、宫少朋主编：《中东和谈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既没有征服者，也没有被征服者。¹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采取了封锁与抵制的政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封锁边界，切断与以色列的邮政、通讯和交通联系。任何人持有的护照上若有以色列的签证，都将被拒绝进入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广泛宣传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傀儡的论点，劝阻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1月，阿拉伯国家联盟决定阻止其他国家和公司与以色列建立商业联系，并在大马士革成立联合抵制办公室，其分支机构遍布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国家先后颁布法令，严厉处罚违反者。更严厉的封锁是埃及封锁以色列的航海通道苏伊士运河与蒂朗海峡（由非以色列船只运载的、为埃及断定不属于战略性物资的货物可以进出以色列）。1950年2月，埃及公布了禁止运往以色列的战略物资清单，包括石油、药品、化学制品、船只和汽车。1953年11月，禁运货物扩大到粮食和消费品。^④航海通道被封锁，严重地影响了以色列的对外经济联系。

（二）巴勒斯坦人日益频繁的越界^④袭击

第一次中东战争使7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逃到周边阿拉伯国家，沦为难民，但他们故土难舍，梦想有朝一日在阿拉伯兄弟的帮助下返回家园，许多人时常偷偷越过边境去看一看昔日的家园。最早进行抵抗运动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只要能促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真正进行战斗，以色列就会被击败，巴勒斯坦人必须把阿拉伯国家推向另一次战争，只要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必将进行报复，这就会迫使阿拉伯国家起来战斗。^{1/4}于是，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难民不顾所在国的威吓与阻拦，渗透到以色列境内，破坏基础设施，袭击犹太人定居点和以色列军队哨所，以色列的死伤人数逐年增加，1951年137人，1952年147人，1953年162人，1954年180人，^{1/2}定居在边境地区的新移民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

（三）国家安全无可靠的国际保证

1950年5月25日，英、法、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向中东现状提供保证，在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保持军备平衡，反对在这一地区使用任何武力。但三方声明没有消除以色列对安全的担

忧，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某些大国……争相取悦于中东的独裁者”。本-古里安指责英国继续向约旦和伊拉克供应武器，向埃及出售重型坦克，但拒绝向以色列出售武器；美国虽然承认以色列面临来自埃及的威胁，但仍顽固坚持拒绝向以色列提供武器。^{3/4}

尽管本-古里安在军火问题上对英美两国极为不满，但他仍然认为，面对阿拉伯敌人，以色列难以永远独立支撑，以色列必须与大国结盟，尤其是必须寻求那些通过提供武器来支持以色列的盟友。^⑧本-古里安强调，与大国结盟的目的，一是可以使以色列的生存和领土完整得到牢靠的国际保证；二是确保自己不能制造的武器有可靠的来源，并在可能涉及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争取同情者。本-古里安最初想与英国结盟，甚至提出加入英联邦的设想。^⑨但由于英国顾及阿拉伯国家的反应，以种种托辞拒绝了本-古里安的建议。此后，本-古里安把结盟的目标锁定为美国。

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中东。为推动与美国结盟战略的实施，本-古里安特意在杜勒斯访问前夕向巴勒斯坦工人党政治委员会介绍了自己的外交政策，他在讲话中表现出强烈的亲美倾向，表示准备在把以色列归入西方阵营的问题上比以往更进一步，要说服美国把以色列变成中东的“基地、工厂和粮仓”，把以色列打造成为西方在中东的堡垒。^⑩

¹ See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1986, p. 453.

^④ See Howard M. Sachar, op. cit., p. 455.

^④ 为行文方便，本文将以色列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签署总停战协定后的实际控制线统称为“边境线”；以色列的实际控制线内称为“以色列境内”。

^{1/4} 参见：[英国]阿兰·哈特著；谢邦定等译：《阿拉法特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2} David Ben-Gurion, *Israel Years of Challenge*, New York, 1963, p. 82.

^{3/4} See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71.

^⑧ 参见 [英国] 诺亚·卢卡斯著；杜先菊、彭艳译：前引书，第358页。

^⑨ 参见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现代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⑩ 同上，第22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两个老牌殖民国家在中东已难以支撑，苏联觊觎乘虚而入，美国的战略是继承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张势力范围。中东地区逐渐成为美苏争霸的重点地区，美国首要关心的是苏联向中东地区渗透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首先是石油利益。

冷战使阿以冲突的影响超出了中东地区，和美苏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紧密相连，成为影响美苏制定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使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对共产主义满怀恐惧，他们更多的是希望美国能够在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上有所作为，这给美国贯彻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遏制苏联的战略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在阿以冲突中表现出的亲以色列政策，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声望一直在下降，¹ 面临由于支持犹太人而“疏远控制着连接三大洲的战略要道和据有大量石油的数百万穆斯林”，^④ 从而严重损害美国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危险。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了杜鲁门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用“友好的公正”（friendly impartiality）政策，取代了杜鲁门时期对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政策”（special relationship）。^⑤ “友好的公正”政策意味着美国要公开与以色列的政策和行动拉开距离，故未积极回应以色列提出的结盟和出售武器的要求。本-古里安通过与美国结盟使以色列的安全得到可靠国际保证的愿望未能实现。

用武力威慑阿拉伯国家 以确保本国安全

没有与阿拉伯国家签署和平条约，迟迟未与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巴勒斯坦人越界袭击日益频繁，这一系列不利因素使本-古里安对以色列的安全局势做出以下判断：（1）阿拉伯人不需要和平，阿以冲突无法调和。^⅓ 这意味着阿拉伯国家有可能对以色列发动第二轮进攻，以色列目前占领的土地还有失去的危险。（2）大国抛弃了以色列这个刚刚诞生的小国，以色列没有保护者和支持者，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它只能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国家安全。^⅔ （3）安全问题必

须是以色列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与核心，“面对暗杀者杀害我们的平民，我们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无所作为”^⅔。因此，本-古里安极力主张对巴勒斯坦人的越界袭击行动施以激烈的报复，以强大的武力威慑阿拉伯国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⑧

（一）本-古里安实施报复政策的目的

1. 展示国家实力，增强国民自信心，确保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胜利果实。第一次中东战争带给犹太人两个重要果实，一是战争的胜利使历经屈辱的犹太民族重新树立了自信，二是犹太人得到了比他们“当初所奢望的还要宽广得多的领土”^④。从战争的胜利中找回自信的犹太人，不愿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土地，甚至不曾设想把放弃阿拉伯被占领土作为一个可行的选择方案。^⑤ 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果实，必须对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活动施以强硬的报复，彻底粉碎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的梦想。与此同时，随着新移民的逐年增多，为了让那些来自世界各地、自幼受打击的新移民在新环境下挺直腰杆、充满自信地生活，本-古里安把对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报复政策，作为对犹太新移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让新移民看到以色列的强大，让他们坚信拥有一支强大军队的国家将对他们的生命和安全负责，^⑩ 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所

¹ 参见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 231 页。

^④ 参见 [美国] 沃伦·I·科恩主编；张振江、施茵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27 页。

^⑤ See Isaac A. Hersh, “Eisenhower and the Sinai Campaign of 1956: The First Major Crisis in US-Israel Relations”, in David Tal Ed. ed., *The 1956 war—Collision and Rivalry in the Middle East*, Frank Cass Publishers, London 2001, p. 26.

^⅓ 参见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 367 页。

^⅔ 同上，第 235 页。

^⅔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82.

^⑧ 参见 [英国] 诺亚·卢卡斯著；杜先菊、彭艳译：前引书，第 367 页。

^④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 221 页。

^⑤ 参见 [英国] 诺亚·卢卡斯著；杜先菊、彭艳译：前引书，第 351 页。

^⑩ 参见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 259~260 页。

有国民的自信心和国家的凝聚力。

2. 保证边境地区安全, 加快国土开发。
边境地区的安全与本-古里安的移民政策紧密相连。本-古里安认为, “以色列的存在不仅仅是给予 1948 年 5 月 14 日独立时生活在其中的 65 万犹太人以自由和独立, 而且是要为所有犹太人建立一个祖国。”¹ 他提出要在 4 年内把国家的人口翻一番,^④ 即从 65 万人增加到 130 万人, “在内格夫建立犹太人的城镇和农业定居点, 使沙漠繁荣起来”^(四), 从而 “给予新到移民同原有居民同样适当的社会和经济条件”^{1/4}。本-古里安认为, 大规模吸纳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 不仅是发展经济、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手段, 而且关系到能否保住战争中占领的领土, 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但是, 巴勒斯坦人的越界袭击行动导致边境局势紧张, 给新移民造成极大的恐慌。笼罩在以色列人心头的不安全感, 严重地影响了本-古里安关于大规模开发沙漠的设想。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拥挤在城市, 而不是到空旷的内格夫和加利利地区定居。为了稳定民心, 加快国土开发, 保证边境地区的安全, 必须对巴勒斯坦人施以严厉的报复。随后几年间, 死伤于以色列报复行动中的巴勒斯坦人往往是巴勒斯坦人越界袭击造成犹太人死伤人数的几十倍, 甚至更高。

3. 以军事威慑迫使阿拉伯国家接受以色列的存在, 并与以色列和平相处。 本-古里安的报复政策不但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 更重要的是, 对实施越界袭击的巴勒斯坦人所属的阿拉伯国家施以严厉报复, 其目的不仅是逼迫阿拉伯国家政府阻止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 而且是要让阿拉伯国家明白, 阿拉伯的军事力量与以色列相比处于劣势, 从而有效地遏止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略倾向, 并使阿拉伯世界逐步接受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与之和平相处。^{1/2} 本-古里安认为, 只有当阿拉伯人最终认识到以色列是无法摧毁的, 他们才会接受以色列的存在^{3/4}; 只有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向阿拉伯人证明现状已不可能逆转时, 和平才能实现^⑧。

(二) 本-古里安实施报复政策的结果

在以色列的激烈报复打击下, 来自约旦的渗透袭击事件因约旦政府加强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控

制而有所减少。但在 1954 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到了埃及以后, 以加沙为基地的巴勒斯坦武装的袭击行动越来越频繁, 规模越来越大。从 1954 年 10 月开始, 由埃及人训练和装备的巴勒斯坦游击队 (费达因) 深入到以色列, 破坏道路、桥梁、水管等, 犹太人定居点的生活生产设备和牲畜大量被盗。以色列遂将报复打击的目标集中在加沙地带,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加沙袭击事件”^(七)。该事件是 1949 年签署停战协定以来埃以间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埃以之间的军事紧张关系骤然升级。但是, 以色列的报复政策没有吓住纳赛尔, 反而把他推上了扩充军备抵御以色列威胁的道路。纳赛尔称加沙袭击事件是埃以关系的 “转折点”, 结束了一切和平的希望, 他在那个 “噩梦般的夜晚” 做出两个意义深远的决定: 建立敢死队从加沙发起对以色列的进攻; 用充足的现代化武器装备部队, 抵御以色列的进攻。^⑩

纳赛尔对加沙袭击事件的反应表明, 本-古里安的报复政策非但没能阻止巴勒斯坦人的越界袭击行动, 为以色列带来和平, 反而进一步激起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更大仇恨, 以色列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大规模报复政策还使以色列逐渐失去了国际同情, 并且因在军事行动中滥杀无辜而成为国际舆论谴责的对象。以色列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埃班得出结论, “报复作为政策完全失败了”¹⁰。

¹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53.

^④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 刘瑞祥等译: 前引书, 第 223 页。

^(四) [以色列] 摩西·达扬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 《达扬自传》,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17 页。

^{1/4}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53.

^{1/2} See Zaki Shalom, “Strategy in Debate: Arab Infiltration and Israeli Retaliation Policy in the Early 1950s”, *Israel Affairs*, Vol. 8 No. 3 p. 111.

^{3/4} 参见 [英国] 诺亚·卢卡斯著; 杜先菊、彭艳译: 前引书, 第 367 页。

^⑧ 同上, 第 356 页。

^(七) 1955 年 2 月 27 日夜, 沙龙率领 149 名伞兵突袭埃及军营, 执行 “黑箭” 行动, 埃及电台称共有 38 名埃及士兵被打死, 30 多人受伤。以色列损失 8 名伞兵。

^⑩ 参见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 刘瑞祥等译: 前引书, 第 258 页。

¹⁰ Howard M. Sachar op. cit., p. 450.

以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政策 保证本国安全

加沙袭击事件以后，针对以色列和埃及的紧张关系，以及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本-古里安对以色列的安全局势做出了新的评估，逐步确立了“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的安全政策。

(一) 安全局势急剧恶化，本-古里安产生了把埃及人赶出加沙的想法

加沙袭击事件使纳赛尔改变了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此前，纳赛尔认为巴勒斯坦人抵抗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对其采取压制政策。加沙袭击事件后，纳赛尔从1955年春天开始，放手让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以色列。^① 1955年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袭击活动大量增加，前9个月就有153名以色列人死伤，^② 1955年全年以色列死伤人数增至258人。^③ 以色列南部沙漠的发展项目全都受到威胁，许多定居者离开了定居点。^④ 边境局势的紧张使本-古里安决心改变政府的安全政策。

1955年3月24日晚，一支巴勒斯坦费达因小分队越过边境，穿过内格夫沙漠北部，深入到距边境10公里的帕提什犹太人定居点，袭击了正在举行婚礼的定居点居民，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15~20人受伤，一名22岁的年轻人死亡。帕提什事件震惊了以色列全国，本-古里安当即问了总参谋长达扬3个问题：占领加沙需要多长时间？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好与埃及再次开战了吗？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作战了吗？^⑤

3月25日，本-古里安向夏里特^⑥及内阁提议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把埃及人赶出加沙地带”^⑦。该建议反映出本-古里安萌生了与埃及开战的意图，因为把埃及人赶出加沙，除了战争，别无他法。但他的建议在内阁未能获得多数支持，尤其是总理夏里特强烈反对。随后，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强硬派和以夏里特为代表的温和派就国家的安全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本-古里安进一步提出了发动“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的政策主张^⑧。夏里特则认为占领加沙不能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他相信以色列能够战胜阿拉伯国家，但战争不能带来和平。^⑨

尽管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造成的以色列人死伤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小，本-古里安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未能引起世界关注的原因就是巴勒斯坦的暗杀和爆炸行动没有导致大规模死伤，但袭击仍然在以色列国内引起极大的恐慌，人们不敢走夜路，某些地区甚至在白天也无人敢旅行，^⑩ 再加上舆论的渲染和强硬派的宣传，以色列民众对夏里特执行的温和政策严重不满，结果在1955年7月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持强硬态度的候选人获胜。此次选举后，本-古里安重新成为政府总理。以色列政坛的变化，使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作为以色列新的安全政策逐渐成为现实和优先的选择。^⑪

1955年8月，本-古里安尚未就任总理，埃及一个军事据点向边境公路上的以军巡逻队开火，巡逻队向据点发起猛攻，打死3名埃及士

^① 参见[英国]安东尼·纳丁著；范语译：《纳赛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0页。20世纪50年代，埃及和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展开激烈争夺。伊拉克加入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埃及指责这是对阿拉伯统一事业的破坏。纳赛尔放手让巴勒斯坦人袭击以色列，一方面是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的反应，另一方面是通过打击以色列来赢得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当时在阿拉伯世界，消灭以色列是最具号召力的。

^②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72.

^③ *ibid.* p. 82.

^④ See Howard M. Sachar op. cit., p. 475.

^⑤ See Moti Golan, “The Genesis of the Internal Debate in Israel on the Road to the Sinai War”, *Israel Affairs*, Vol. 6 No. 3&4 p. 27.

^⑥ 1953年春，本-古里安认定1956年以前阿拉伯国家不会对以色列发动第二轮战争，于是萌生了离开政府，到内格夫沙漠中的基布兹休息一段时间的想法。在准备了一个详细的防务计划后，1953年11月2日，他向总统提交辞呈，辞去所担任的政府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到了内格夫沙漠中的一个新基布兹——萨德博克。外交部长夏里特继任总理。随着埃及与以色列间紧张局势的逐步升级，以总参谋长达扬为代表的军方将领呼吁本-古里安重返内阁，本-古里安也认为夏里特贯彻报复政策不力。1955年2月21日，本-古里安重返内阁任国防部长。

^⑦ [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260页。

^⑧ See Moti Golan op. cit., p. 28 “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达扬首先提出的，本-古里安最初不同意，但局势的发展使本-古里安转变了观念，成为“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政策的推动者。

^⑨ See Moti Golan op. cit., p. 29

^⑩ See Ahron Bregman *Israel's war, 1947~1993*,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 p. 32.

^⑪ See Moti Golan op. cit., p. 40

兵。埃及方面反攻，巴勒斯坦游击队深入以色列境内约40公里，打死6名平民。本-古里安称“以色列再也不能保持克制了”，派出伞兵进攻驻加沙地带的埃及军队，打死37名埃及士兵。埃及援军第二天抵达加沙，空军进入以色列领空，但被以色列击落2架战机，¹ 双方交火规模越来越大，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二) 以色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尽快打破埃及及对以航海通道的封锁

阿拉伯方面的联合抵制、封锁、外交孤立没能扼杀以色列。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建国后第一波移民高潮，1954年以色列的总人口已达近140万。移民虽然背景不同，但国家的凝聚力在增强，农业和工业产量大幅提高，以色列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人口增加和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尽快打通与海外联系的通道。中东地区虽然是一个大市场，但对以色列是关闭的。埃及封锁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封住了以色列从海上通向东非和远东的航道，切断了以色列与潜在的东方市场的联系。封锁还困死了埃拉特港，使内格夫地区无法得到开发。

在本-古里安看来，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对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威胁，更是一个政治威胁。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曾提议在以色列控制下的内格夫地区划出一条走廊，交给埃及或约旦，以便在这两个国家间架起一座陆地桥梁。此建议使以色列举国上下极为震惊，认为这是要把内格夫从以色列手中夺走。本-古里安强调对这种行动必须有所准备，控制埃拉特并保持港口畅通，是实现在内格夫建立犹太人的城镇和农业定居点，使沙漠繁荣起来的前提。沙漠繁荣起来后，谁也就不能把它从犹太人手中夺走。因此，以色列需要蒂朗海峡是开放的，它关系到国家的领土安全。

以色列求助国际社会向埃及施压，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1951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埃及取消对运河的封锁，但埃及未执行。1954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就要求埃及解除封锁的议案进行表决，遭到苏联的否决。通过外交手段解除封锁的努力失败后，本-古里安决定选择军事手段。1955年5月6日，本-古里安宣称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是以色列的一个宣战理由。同年9月29日，本-古里安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如果埃及在一年内不解除封锁，以色列将用武力打开海峡。^④ 1955年中，以色列派遣一只志愿分队进行了一次穿越西奈的大胆侦察行动，寻找一条通向西奈半岛南端沙姆沙伊赫的陆上通道，^⑤ 以色列未来的目标是夺取沙姆沙伊赫。

(三) 纳赛尔宣布与捷克达成武器交易后，以色列要在埃及军队装备捷克武器前对其予以打击

1955年9月，埃及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军火交易。这在当时是震动世界的消息，它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版图，苏联开始染指中东事务。以色列军方认为，埃及和捷克的武器交易打破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武器均衡，埃及大大超过了以色列。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极力渲染以色列面临埃及军事进攻的威胁，一时间，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摧毁的危险好像变得十分现实。以色列民众为支持政府购买军火，纷纷捐钱捐物，政府也派出特使前往西方国家寻求军火援助，以求恢复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先前的平衡。^⑥

本-古里安认为埃及和捷克的武器交易完全改变了以色列的安全局势，纳赛尔购买武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摧毁以色列及其人民。^⑦ 他反对把埃及和捷克签署武器交易看成是以色列报复政策，尤其是加沙军事行动的后果，认为那是天真的想法。他把埃及与捷克的军火交易看成是埃及军事专制政权扩张野心的必然结果，^⑧ 因为“埃及统治者在外交战取得胜利比改善糟糕的国内局势容易，为了赢得阿拉伯霸主地位，埃及的暴君已经认定更容易和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进攻以色列”^⑨。为了以色列的安全，本-古里安称必须在埃及军队装备新武器之前痛击埃及军队。

埃及和捷克的武器交易对本-古里安最终确定“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的安全政策，并为

¹ [以色列] 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261页。

^④ See Ahron Bregman, op. cit., p. 37.

^⑤ 参见[以色列]摩西·达扬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前引书，第139页。

^⑥ 参见[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263页。

^⑦ See David Ben-Gurion, op. cit., p. 70.

^⑧ See Zaki Shalom, op. cit., p. 110.

^⑨ Ahron Bregman, op. cit., p. 34.

大多数以色列人接受，具有决定意义。本-古里安要求达扬立即准备行动方案。达扬的行动方案包括：攻占西奈半岛直捣运河沿岸，并建立对该水道的国际控制；夺取沙姆沙伊赫，打破埃及对亚喀巴湾的封锁；接管加沙地带。¹

针对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担心一旦主动进攻埃及将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与制裁，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的长处在于自信和独立行事，当埃及致力于扩张，而不是寻求和平时，国际因素是第二位的。本-古里安分析认为，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不会援助埃及；西方国家因与埃及没有防卫条约，也不会采取行动；美国国内政治（主要是犹太人选票）的现实将阻止面临1956年大选的美国政府进行干涉。他预料到国际社会将对以色列实施制裁，但为了遏制埃及，以色列必须承受制裁，他说：“我们将遭受痛苦，但我们能够忍受”，因为只有勇敢的行动才能遏制埃及^④。

1955年11月，以本-古里安为总理的新内阁就职。1956年，尽管本-古里安曾犹豫过，但他还是一步一步地铺平了通向战争的道路。首先，在向美、英两国寻求武器未果后，以色列与法国达成武器交易。法国之所以同意向以色列出售武器，是因为法国认为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欲假以色列之手搞垮纳赛尔，至少是埃及不再插手阿尔及利亚事务。其次，经过在内阁的反复斗争，本-古里安终于在1956年夏天与反对战争的夏里特彻底决裂，夏里特于6月19日辞去外交部长职务，从而使本-古里安的政策能够在内阁获得多数支持。再次，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此举不仅为以色列发动战争提供了机会，而且有了英、法两个盟国。10月，以色列发动西奈战役，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本-古里安终于把“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的安全政策付诸实践。

结 论

本-古里安坚持强硬的安全政策，是与他的建国理念、以色列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密不可分的。（1）本-古里安的安全

政策反映了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大以色列国的梦想，他们不满足于联合国分治方案中给予以色列的国土。宣布建国前，在讨论独立宣言中是否要规定国家边界这一关键问题时，本-古里安就说：“如果……他们（阿拉伯国家）向我们宣战，而我们又击败了他们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呢？”^④ 战争中，本-古里安曾试图攻占约旦河西岸，从而使以色列国“拥有历史上以色列人治下的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地盘”^⅔，但被国际社会阻止了。战后，本-古里安仍希望后人能够继续扩大以色列的国土。（2）本-古里安的安全政策符合以色列国内的主流民意。面对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与封锁、巴勒斯坦人的越界袭击、国家安全没有可靠的国际保证等不利的国际环境，犹太人对安全的极度敏感和自信心的极度膨胀，使其形成一种复杂乃至矛盾的心态，驱使其追求一种绝对的安全，给本-古里安推行强硬的安全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3）本-古里安的安全政策是以色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畅通的海外联系通道；另一方面，安全政策逐渐强硬的过程与犹太移民占据阿拉伯人的土地的进程是一致的。（4）本-古里安的安全政策与阿拉伯国家执行的对以色列政策，以及大国的中东政策是互动的，互不信任的阿以双方都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大国在中东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了阿以矛盾，尤其是加剧了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对峙。（5）从本-古里安安全政策的执行效果看，无论是武力威慑政策，还是先发制人的有限战争政策，都没有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时至今日，同样如此。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成红）

¹ 参见[以色列]摩西·达扬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前引书，第145页。

^④ See Moti Golani op. cit., p. 29

^{④④} [以色列]米迦勒·巴尔-祖海尔著：刘瑞祥等译：前引书，第193页。

^⅔ 同上，第219页。